



和青年朋友談魯迅

和青年朋友談魯迅

高 丘 著

文 教 出 版 社

· 版 權 所 有 ·

和 青 年 朋 友 談 魯 迅 高 丘 著

出版：文 教 出 版 社 香港文咸東街八十三號四樓

承印：大千印刷公司 香港英皇道芬尼街二號D

1 一 九 七 二 年 再 版



“五四”時期的魯迅（素描）

了，我的女人和孩子。我沉重的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，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，我在悲愤中沉静下去了，然而积习却^使沉静中抬起头来，凑成了这样的几句：

习惯于长夜过春情，
挈妇将雛鬻有丝。
梦里依稀慈母泪，
城头变幻大王旗。
眼看朋辈成新鬼，
怒向刀丛觅小诗。
吟罢低眉无写处，
月光如水照缁衣。

但末二句，后来不准了，我终于将这诗交给了一个日本的歌人。

可是在中国，那时是确无公室的，禁锢比^得摧残还厉害。我记得李石在年底曾回故乡，住了好些时，到上海很受朋友的责备。他悲愤的对我说，他的母亲的眼睛已经失明了，要他多住几天，他怎么能够就走呢？我知道这失明的母亲的舂舂的心，李石的舂舂的心。當日北斗也^离刊时，我就想一点同于李石的文章，然而不够，只得送了一幅珂勒惠支（Käthe Kollwitz）夫人的木刻，名曰「牺牲」，是一个母亲悲哀地献出她的兒子去的，算是只有我一个人心里知道的李石的纪念。



1927年4月15日魯迅在中山大學主任緊急會議上（油畫）



魯迅先生和木刻青年談話

(1936 年 10 月 8 日攝於上海，距先生逝世僅十天。)

前記

我愛讀魯迅的作品，讀得多了，受到了影響，就在談話中常提到魯迅的名字，寫的文章中也常引用魯迅的名言。有些年輕的朋友，知道我對魯迅的作品讀得較多，就問我關於閱讀魯迅作品的入門問題。一般年輕人常感到魯迅的作品比較難懂。雖然明知道寫得好，有深遠的意義，但當讀了一兩篇覺得不易懂的時候，就往往沒有讀下去。

其實，魯迅的作品並不是那麼難懂的。但是因為意思深刻，當然要花多一點腦筋，才可以比較深入地了解。以我自己來說，我開始讀魯迅的作品，也只是半懂不懂。後來讀得多了，逐漸被作品中的精神所感動，對魯迅產生了敬佩和熱愛的感情。這時候再讀他的作品，就比較地覺得能夠理解了。從敬佩魯迅的精神，就想到要知道他的生平，和他所處的時代背景。知道了他的爲人和時代背景之後，再讀他的作品，已基本上沒有什麼困難，並能較深入地了解了。

這是我自己學習魯迅作品所走過的路。我曾經和一些青年朋友們開過兩次座談會，我的講稿就是通過對魯迅的生平、爲人、時代背景的介紹，順序來談談他的一些作品。後來

我把講稿的內容補充，在報紙副刊的「書林一葉」欄中連載，連載的題目是「關於魯迅」。連載後又經過刪改，就成爲這本書了。

魯迅是近代的一位偉大的人物。對魯迅的生平和作品的完整介紹和全面評價，顯然不是筆者能力範圍的事。本書只是一些閱讀筆記，只是筆者就個人學習魯迅作品的體驗和青年朋友們隨便談談而已。目的在給青年朋友們提供一些閱讀上的幫助。希望較少閱讀魯迅作品的青年朋友們以此爲起點，逐步深入地研讀魯迅的全部作品。

目 錄

一	少年時代……………	一
二	影響一生的事件……………	四
三	暴風雨來臨前的沉寂……………	七
四	開始從事小說創作……………	一一
五	向封建文化開火……………	二一
六	女師大與「打落水狗」……………	二七
七	三一八慘案……………	三二
八	從廈門到廣州……………	三五
九	定居上海……………	三九
十	痛斥「人性論」……………	四三
十一	「怒向刀叢覓小詩」……………	四七
十二	「『友邦驚詫』論」……………	五二

十三	「第三種人」……………	五四
十四	「辱罵和恐嚇決不是戰鬥」……………	五七
十五	「答『戲』週刊編者信」……………	五八
十六	斥「國防文學」……………	六一
十七	「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」……………	六四
十八	「起看星斗正闌干」……………	七〇
十九	「死」……………	七三
二十	向魯迅學習……………	七六

一 少年時代

魯迅離開我們生活的時代是比較遠了。在我出生的那一年，他離開了人世。不用說，我跟他沒有見過一面。可是，在我的心靈深處，却有着魯迅的影子。他說的話，他寫的文章，他的處事爲人，有許多我都能記憶。從來沒有一個跟我們處於兩個時代的人，使我感到這樣親切的。

魯迅原名周樹人，字豫才，浙江紹興人。一八八一年九月二十五日出生。祖父是清朝的進士，父親是讀書人，母親姓魯，是農村的勞動婦女，以自修得到閱讀的能力。

魯迅出生時住在紹興城，少年時祖父因事入獄，他就和家人住到鄉下去，因此他獲得了和農村的孩子們相處的機會。在他以後的作品中，對江南鄉村的生活，有過很具風味的描寫。這一類的小說，例如「故鄉」、「社戲」、「祝福」等等，都是充滿了濃郁的江南水鄉情調的。魯迅寫江南景物，着重風俗畫的描寫手法，從人物的對話，行動當中，描繪出一幅風俗畫，使人十分強烈地嗅到了江南的泥土氣息。在中國新文藝當中，他是第一個寫得如此出色的。

祖父下獄以後，魯迅的父親得了重病。魯迅後來自記少年時代這一段日子，幾乎每天出入於當舖與藥舖之間，從比他高一倍的當舖櫃臺接了帶侮辱的錢，再到和他一樣高的櫃臺買藥，而所用的藥也是特別的，什麼原配的蟋蟀（也就是原來就是一對的蟋蟀，魯迅後來用諷刺的筆法寫道：「原來昆蟲也要貞節，改嫁或續絃，連做藥材的資格都沒有了。」），還有什麼經霜三年的甘蔗，都是貴而不易辦到的東西。結果是耗盡了家財，受盡了侮辱，得到的是「醫能醫病，不能醫命」，而他父親的病還是日重一日的亡故了。

關於這一段生活，以及他童年的事情，他寫的「朝花夕拾」，以生動的文筆加以細緻的描寫。如「狗、貓、鼠」、「阿長與山海經」、「二十四孝圖」、「父親的病」等等，都寫得十分生動。

由於父親的被庸醫所累，從這時起，少年的魯迅就想到中國人體質太弱，被稱爲「東亞病夫」，這是由於醫學上的落後。於是，他立下心志，要去學醫。

小康之家墜入困頓以後，魯迅連學費都交不上了。於是在十八歲時，母親爲他籌措了八元路費，他靠着一個長輩的關係，到南京進入不收學費的江南水師學堂。

魯迅到南京，正是一八九八年「戊戌變法」的時候。在水師學堂，他「爬了幾次桅，不消說不配做半個水兵」。一年後，他感到學校「烏煙瘴氣」，無法容忍，於是改去考礦務鐵路學堂，學習開礦了。

在礦路學堂，「聽了幾年課，下了幾回礦洞，就能掘出金、銀、銅、鐵、錫出來麼？」實在連自己也無把握。倒是在學校的閱報處，魯迅接觸了當時的新思想。

礦路學堂的總辦是一個新黨，在閱報處有「時務報」、「譯學滙編」等傳播新思想的書刊。在所有的「新學」的書籍中，對魯迅影響最深的，就是英國生物學家赫胥黎所著的「天演論」了。這本書好像在他的腦袋裏打開一扇窗戶，吹進一股新鮮的空氣。從這時起，他就迅速地接受了進化論的思想。以後，在很長時期內，他的思想、作品最受這種進化論思想的影響。直至科學社會主義在中國傳播以後，他才認識到進化論的偏頗。魯迅在這兩間學堂的遭遇，在他後來寫的「瑣記」（收在「朝花夕拾」）中，有很生動的敘述。

魯迅在江南水師學堂爬桅杆，和在礦路學堂鑽礦洞，拿他的話說是：「爬上天堂二十丈和鑽下地面二十丈，結果還是一無所能，學問是『上窮碧落下黃泉，兩處茫茫皆不見』了。所餘的還只有一條路：到外國去。」

當時列強對中國的侵畧，日甚一日。一九〇〇年，八國聯軍攻入北京，一九〇一年，訂下喪權辱國的「辛丑和約」。列強瓜分中國的慘禍，迫在眉睫。對國家民族的憂慮。和一股反抗的怒火，在魯迅心中交織起來。他知道日本維新大半發端於西方醫學，他又想到庸醫對他父親和他們一家的欺騙。於是，在礦路學堂畢業後，他就毅然到日本去求學。記得他到日本時，寫過一首詩，表達他對國家民族的憂慮：「靈臺無計逃神矢，風雨如磐聞

故園；寄意寒星荃不察，我以我血荐軒轅。」意思是：我的反抗的心，無法逃避命運的擺佈！故國正處在風雨飄搖之中。我曾托寒星把我的強國的想法寄回祖國，無奈同胞們仍然昏睡不明白我的意思。我願意爲了祖國人民的解放而獻上我的熱血。

一二 影響一生的事件

魯迅先生在東京學習日文。孫中山和章太炎等革命者也在東京，他們組織了「光復會」，號召推翻滿清。宣傳民族革命和民主思想的刊物，在東京紛紛出版。有一本由浙江留日學生辦的雜誌「浙江潮」，是魯迅的好友許壽裳編的，魯迅最早在這裏發表他的譯作「斯巴達之魂」、「月界旅行」等。民主、科學、進步的思想，魯迅在這時候形成了。魯迅在東京學了兩年日文，一九〇四年就到仙臺醫學專門學校去學醫，他以爲學了醫學知識，就能夠把一個古老的落後的民族，從黑暗愚昧中喚醒過來。他懷着滿腔的熱情，刻苦的學習，而成績也很好。當時有一個教他解剖學的先生，名叫藤野嚴九郎，對魯迅非常喜愛，替他改筆記，不但指正科學上的錯誤，連文法上的錯誤也改了。學年考試，魯迅得到了好成績，有些日本學生就誣說是藤野把題目洩給魯迅的。這件事使藤野很生氣，他嚴厲

地責備了那些日本學生，並對魯迅繼續幫助。然而，在魯迅讀第二學年時，却發生了一件重要的事，對他的一生起了關鍵性的影響。

第二學年教細菌學，是用電影示教的。有一次，已映完了講義的一個段落，而還有時間，就放映一部時事片。當時正值日俄戰爭，戰場却在中國。時事片的背景也是中國東北某地。畫面上出現了許多中國人。據解說，其中有一個強壯的中國人，因為替俄國人做偵探，被日軍捉住，正要砍頭示衆。而四周却有許多中國人在圍着欣賞這砍頭示衆的盛舉，這些看客也是身體健壯的。

看這部影片的人都在歡呼鼓掌，而魯迅却因而憂鬱起來。這一學年沒有讀完，他就離開仙臺，中輟了醫學的學業了，因為他從那一回看電影以後，就感到醫學並不重要。魯迅後來自述他看法的改變時說：「凡是愚弱的國民，即使體格如何健全，如何茁壯，也只有做毫無意義的示衆材料和看客，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。所以我們第一要著，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，而善於改變精神的是，我那時以為首推文學，於是提倡文藝運動了。」

魯迅在仙臺醫學院的求學經過，以及他的棄醫學文的過程，在他後來所寫的回憶文章「藤野先生」裏面，有很富感情的敘述。當魯迅去告訴藤野先生，說他將不學醫學，並且離開仙臺的時候，藤野先生「的臉色彷彿有些悲哀，似乎想說話，但竟沒有說。」將走的時候，藤野先生送給魯迅一張照片，背後寫着「惜別」二字。並叮囑魯迅將來照了相寄

給他，和時時通信。但魯迅因多年沒有照相，「又因為狀況也無聊，說起來無非使他失望，便連信也怕敢寫了。」魯迅寫道：「但不知怎的，我總還時時記起他，在我所認為是我師之中，他是最使我感激，給我鼓勵的一個。有時我常常想：他的對於我的熱心的希望，不倦的教誨，小而言之，是為中國，就是希望中國有新的醫學；大而言之，是為學術，就是希望新的醫學傳到中國去。他的性格，在我的眼裏和心裏是偉大的，雖然他的姓名並不為許多人所知道。」

一九〇六年夏天，魯迅從仙臺回到東京，開始了他的文學活動。起先，他和幾個志同道合之士計劃出版一本「新生」雜誌。但是當「新生」臨近創刊的時候，一些合伙人却打退堂鼓了。「新生」的流產給予魯迅頗大的打擊。他滿腔熱情地要用文藝去改變人們的精神，誰料第一次活動就失敗了。

但是，魯迅並沒有喪失勇往直前的決心，他開始了第二步的文學活動，就是着手翻譯一些外國的進步文學，其中主要是一些被壓迫民族的戰鬥的文學。在當時黑暗的舊中國，舊文化是壓迫者的工具，新文化是完全空白的。魯迅就像一個「竊火者」，將域外的戰鬥的火花竊過來，在中國人的心頭上點燃起來，讓他們起而反抗壓迫，投入戰鬥，拯救國家民族的危亡。那時他翻譯了兩本小說集，題為「域外小說」。他又在「河南雜誌」上發表了充滿戰鬥性的論文：「文化偏至論」和「摩羅詩力說」。這兩篇文章是用文言來寫的，